

姬傳先生
晚年定本

古文辭類纂

屈原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遺沈疇之手職兮，獨苑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衆人之長歎。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永懷。意荒忽而遠蕩兮，心愁悵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凝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寢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會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曜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畱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徵兮，精氣入而羸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滯

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
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于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于湯谷兮。
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頰以晚顏兮。精醇粹而始壯。
質銷鑠以灼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
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閭其開關兮。排閭闔而望子。召
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于太儀兮。
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
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驚。騎膠葛以雜亂兮。
班曼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
杲杲其未光兮。陵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
蓐收乎西皇。擊彗星以爲旂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暖
暉其曠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轂。路曼曼其脩遠兮。徐
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揭擣。內欣
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
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

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涸瀆而自淨。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
鳥迎慮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列螭象而
並進兮。形膠蚪而透蛇。雌蜺便娟以曾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
乃逝以裴回。舒并節以馳驚兮。連絕垠乎寒門。軼迅風于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
冥以邪徑兮。乘閒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
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恟怳而
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
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
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
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慄斯。啞
嚅呢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
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騫
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

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漁父。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終

辭賦類三

古文辭類卷六十四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沈寥兮。天高而氣清。宋膠兮。收潦而水清。憺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噙噙而南遊兮。鷓鴣啁晰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亶亶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懣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軫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慷慨絕兮。不得中。督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忤忤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坎傑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挈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委黃。削櫛樛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

而無當。擊駢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適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狂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嗟無以異於眾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駟跳而遠去。鳧鴈皆喙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鉅罅而難入。眾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饒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

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淒而交下兮，心尙幸其弗濟。霰雪雱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汨莽莽兮與壅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汨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悞而有哀。春秋遑遑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道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翼。中憺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嶮廓而無處。事亶亶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汜濫之浮雲兮，焱靡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露晷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黜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尙黯黹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

亦多端而膠加被荷稠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眾蹀躞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縣縣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尙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靡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休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翼翼而無終兮。恇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尙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恂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嘗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恇恇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騫諸神之湛湛。驟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茭茭兮。右蒼龍之躡躡。屬雷師之闐闐兮。道飛廉之衙衙。前輕鯨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摧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宋玉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墜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泐滂，激揚嫖怒，耿耿雷聲，迴穴錯迕，壓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洵渙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陵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猶蕙草離秦蘅，繁新夷，被萸楊迴穴，衝陵蕭條，眾芳然後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幃，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憺悽慄，清涼增欬，清清泠泠，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塤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堞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堞，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溷鬱邑，毆溫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脣，得目爲瞶，啗醋噉嘍，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宋玉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
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
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
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且爲朝雲莫爲行雨朝朝
莫莫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觀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
其始出也暎兮若松栝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偃兮若
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
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
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
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坻之穡水遇天雨之
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瀆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翁湛湛而
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崒中怒而特
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磔磔礫而相摩兮燿震天之磴礧巨石溺溺之澆澗兮沫潼潼
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裔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

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鵬鷃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
擊。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鼃鼃鱸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蛟蛟蜿蜿。中阪遙望，玄木
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葉覆蓋。雙椅垂房，糾
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闊謫。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裏，朱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
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
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噴阮，振陳磴磴。盤石險峻，傾崎崕噴
巖。嶇參差，縱橫相迫。陬互橫梧，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
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峭嶭。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
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怛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
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
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芷蕙，江離載菁。壽莖夜干，
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掩，眾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玉趾鸞黃，正
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喑喑，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
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
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紉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憚悞。

憺懷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址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罕不傾涉
泝澗馳萃萃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蹕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
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
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宋玉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堂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
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
知何意目色鬢鬢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
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
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環姿瑋態不可勝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
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擘兮如花温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
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
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嬈被服悅薄裝沐
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

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尙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睹玉覽其狀其狀幾幾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醴實兮志解泰而體閒既婉孌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情慙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疇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結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恍恍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徇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齟齬歷齒，旁行踽踽，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言玉之意以為美色必能愚亂人，那臣之守德尚不至如彼所慮也。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鵙鳴啾啾，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

其顏心願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于碣石暮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

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著新繳。射噶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沮邱。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弶。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著新繳。涉鄆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眾。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鄆郟。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弶。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

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莊辛說襄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泆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哀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旃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驕。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噉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鱗鯉。仰齧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颻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

方將修其啓廬治其繪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礚礚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游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龜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怍身體戰慄于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

淮北之地

爾按以弋說襄王及莊子篇此與漁父宋玉對楚王東方客難同類並是設辭乃太史公褚先生劉子政悉載敘之以爲事實爲失其旨已

辭賦類四

古文辭類纂六十五

賈生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眾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乙之象輿。蒼龍蚺蚪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駢。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驚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虜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圓方。臨中國之眾人兮。託回飈乎尙羊。乃至少原之壘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予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眾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予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儻同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眾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概而就衡。或推逐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并初茅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

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
壘。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
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賈生鵬鳥賦

有序。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誼旣以謫居長沙。
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
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子鵬。予去何之。吉乎告我。
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鵬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
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蟪。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
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
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同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
相紛。大鈞播物兮。塊坱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
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

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
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
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兮。好
惡積億，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
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
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蒂芥兮。何足
以疑。

枚叔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
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
若結轆，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
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
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
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腍，腥醲肥厚，衣裳則雜遘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
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

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
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羸
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讌縱恣乎曲房隱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向何及哉今如太子之
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
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
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
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
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鸚黃鴉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下鷓鴣哀鳴
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鈎以爲隱九
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
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虻聞之
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物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旨以山膚楚苗之實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

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脯，勺藥之醬，薄膏之炙，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參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干鎡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鸚鵡，鸕雛鷓鴣，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淑溇葍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井欄，極望成林，眾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髻，目窈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嫵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

能強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揜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懼鷲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冤伏陵寢，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徽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硃磴，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斃，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汙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况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

兮。慌兮。倅兮。儻兮。浩。廣。濶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溪。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

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急。莫。離。散。而。發。曙。兮。爾按暮離散者晚潮去也發曙者早潮來也內。存。心。而。

自。持。於。是。澡。概。胷。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頽。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澳。濁。分。決。狐。疑。發。

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

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

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

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淇。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澹。澹。如。素。

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

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駟。駟。叩。叩。楛。楛。彊。彊。莘。莘。將。將。

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旬。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拂。鬱。閭。漠。感。

突。上。擊。下。碑。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

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菱。軫。谷。分。迴。翔。青。篋。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肯。母。之。場。

凌。赤。岸。簪。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屯。屯。聲。如。

雷。鼓。發。怒。屋。沓。清。升。踰。趾。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

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
勝乃罷澗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浚浚蒲伏連延神物
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洞閭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
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
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
士之言泯然汗出霍然病已

漢武帝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
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漢武帝瓠子歌。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
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
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蓄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
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滂潑，北渡回兮迅流難。峯長茨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巨御水，隕林竹兮捷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

淮南小山招隱士

王逸以爲淮南小山之辭，蓋藝文志所云淮南王羣臣賦也。文選直題爲。淮南王安作補疑昭明之世，容有班固賈逵所解楚詞，或據異說題之。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山氣隴嵒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增波。援狄羣嘯兮虎豹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莫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塊兮軋，山曲拂心淹留兮恫荒忽，罔兮沕，僚兮慄。虎豹吹叢薄，深林兮人上慄。欽崟碣礪兮硎，瑰礚硤兮樹輪相糾兮。林木芟散，青莎雜樹兮。殞草霍靡，白鹿麕麇兮。或騰或倚，狀貌崑崑兮。我我凄凄兮，澹澹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鬪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東方曼倩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屑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

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
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
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
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
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
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
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
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
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
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
若鷺鷥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
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上既云當修身矣而東方行事乃如有遺行者故此下復言己之修身乃在大德而不拘小節但求自得本心之安而已故世尤不能識之故曰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

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何此贈云

本望武帝知之不盡反言明有所遺者君道固然

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

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子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三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闔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鼷鼯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蓋鳩先生云魂逸宏放之

氣如商雲而上馳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

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瑇瑁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阯國家爲虛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

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旣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文辭類纂六十五終

辭賦類五

古文辭類纂六十六

司馬長卿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有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罔彌山，掩兔麟鹿，射麋脚鱗，鷺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願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鬱，隆崇嶽嶽，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垩，錫碧金銀，眾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城玦玄厲，硬石碻砢。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茝若，芎藭菖蒲，苾薜蘼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葦菰苞荔，薛莎青蘋。其埤溼則生葭菼蓼葭，東籬彫胡，蓮藕菰蘆。

菴間軒于眾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瑋瑁鼈龜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榎栴豫章桂椒木蘭檠離朱楊檀梨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鷓鴣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羆狂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旄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織阿爲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蹴蛩蛩躡虛軼野馬馳駒駟乘遺風射游騏倏伸倩洌雷動森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肯洞胷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此節其起之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激發受訛殫觀眾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緡揄紵縞雜織羅垂霧縠裝積褰縵紆徐委曲鬱繞谿谷粉粉袿袿揚袿戍削蜚織垂髻扶輿猗靡翕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綬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此卽東之蕙圃擊嫫嫫勃率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駿驎微增出熾繳施弋白鶴連駕鷺雙鶴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此卽西之涌泉清池浮文鷁揚旌棹張翠帷建羽蓋罔瑋瑁鉤紫貝搃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硠硠礧礧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纒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

雲陽在巫山下
此即其南也

怕乎無爲。憺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
割輪焯。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
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貶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
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
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
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
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
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
於其胷中。曾不蔣芥。若乃倣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峙。充牣其中。不可勝
記。禹不能名。尚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
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司馬長卿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賈者。非爲財幣。所以述
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
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

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漣出入涇渭鄠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驚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泱之壑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陜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渾弗宓汨偪側泌澌橫流逆折轉騰激洌滂濞沆漑穹隆雲燒宛渾膠盭踰波趨洄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瀉瀉墜沈沈隱砰磅訇礚潏潏湑湑滌滌鼎沸馳波跳沫汨湓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灑潢漾安翔徐回翥乎瀉瀉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鯨鱣漸離鯢鰐鰓魼禺禺魼魼捷鱗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譙聲萬物眾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磬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滌汗藂積乎其中鴻鸚鵡鴝鴛鸞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鳩盧羣浮乎其上升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溥水渚唼唼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籠從崔巍深林巨木斬巖參差九峻截辭南山峩峩巖陔甌錡摧委岫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谿呀豁闕阜陵別鳴崑崙嶷嶷虛堀巖隱鞞鬱嶷登降施靡陂池獐牙沈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蘼糝以蘼蕪雜以

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橐本射干苾薑蕤荷葳橙若蓀鮮支黃礪蔣苧青蘋布
溲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眾香發越肝蠻布寫晻夔
必蒨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
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獬豸獬犛沈牛塵麋赤首圓題窮奇象犀其北則
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駟駮囊駝蛩蛩驪駃騠驢羸於是乎離
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瑤輦道纏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夷峻
築堂累臺增成巖窈洞房頰杳眇而無見仰光燎而捫天奔星更於闐闐宛虹拖於楯
軒青龍蚺膠於東箱象輿婉俾於西清靈園燕於閒館偃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
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欽巖倚傾嵯峨嶻嶭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瑁
玉旁唐玢幽文鱗赤瑕駁犖雜垂其閒鼉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
檇枇杷樛柿亭柰厚朴棗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菓棣苔選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
馳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抗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檉櫛華楓枰
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欒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葳蕤攢立
叢倚連卷欒佹崔錯發飀抗衡閭何垂條扶疏落英幡纒紛落箭蔘猗猗從風薊苳
歛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傑池芷虎旋還乎後宮雜襲絳緝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

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猿素雌，蝮蠶飛蠟，蛭蝮蠃獠，獫胡毅蛇，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天矯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閒。牢落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霓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驂，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法，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蹙羊，蒙鷓蘇，綉白虎。

竊按續書輿服志云：武冠環纓無綉，以青系為緄，加雙鷓尾。五官左右虎黃羽，林中即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鷓尾。虎黃將虎文綉，襄邑歲獻織成虎文，此乃所云蒙鷓蘇。蘇，白虎也。孟康注：鷓尾也。蘇，析羽也。蓋得之而善注，謬甚。郭景純以

綉為紳亦失之

被班文，跨壘馬，凌三嶮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鉉猛氏，羈驤裏，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篋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鸞蕃弱，滿白羽，射游臯，樂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疾，乘虛無，與神俱，躡玄鶴，亂昆雞，遁孔鸞，促鷄鷄，拂翳鳥，捎鳳皇，捷鸚鵡，揜焦明，道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晦乎反鄉，靡石，闕歷封，轡過鳩，鵠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

徒車之所輻輳，步騎之所蹂躪。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執，驚憚誓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填阡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虜，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呼，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朱蔡，淮南千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闐鞀，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粧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嫋嫋，嫋嫋嫩弱，曳獨繭之褵緜，眇閭易以卹削，便姍嬖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墮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切，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

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崑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艸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辭賦類六

古文辭類纂六十七

司馬長卿哀二世賦。

登陂池之長阪兮，登入曾宮之嗟峨。臨曲江之隄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徑，
徑兮，通谷豁乎，谿澗汨滅，喻習以永逝兮。注平阜之廣衍，觀眾樹之塙蔭兮。覽竹林之
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執，信讒不寤
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質邈絕而
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聞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司馬長卿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畱。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
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旒。垂旬始以爲慘兮，
批彗星而爲髻。掉指攝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欂櫨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
沓渺以眩潛兮，焱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蟻略，透麗兮。驂赤螭青虬之幽繆，蜿蜓
低叩天嶠，据以驕驚兮。詘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赳嶮，佗以佗儼兮。放散畔岸，驥以屏
顏。踳躅鞞轄，容以透麗兮。綢繆偃蹇，怵鼻以梁倚。糾蓼叫冥，蹋以艘路兮。蔑蒙踊躍，騰
而狂越。莅颯卉翕，燦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

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眾神於瑤光使
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靈兮前陸離而後滄溟廝征伯僑而役
羨門兮屬岐伯使尙方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粹雲蓋而
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嶽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
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稔其相紛拏兮滂瀉決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
龍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礚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崑巒鬼穢徧覽八
紘而觀四荒兮竭度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抗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
總極汜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夔夔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
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恍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
闐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矐然白首
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
車揭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嚙咀芝英兮噉瓊華媿侵溥而高
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游道而修降兮驚遺霧而遠
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
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恫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爾按此賦多取於遠遊遠遊先訪求中國仙人之居乃上至天帝之宮又下周覽天地之間自於微闔以下分東西南北四段此賦自橫厲飛泉以正東以下分東南西北四段而求仙人之居意卽載其間末六句與遠遊語同然屈子意在遠去世之沉濁故云至清而與太初爲鄰長卿則謂帝若果能爲仙人卽居此無聞無見無友之地亦胡樂乎此邪與屈子語同而意別矣

司馬長卿長門賦

有序。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慙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悅悅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闈兮舉帷幄之檐檐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闔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竝起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游

樹兮離樓梧而相攬。施瑰木之櫛櫛兮。委參差以棟梁。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綴錯石之瓊甃兮。象瑋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楹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跼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叩。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縱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踈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曾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搏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蒞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茫茫若有亡。眾雞鳴而愁子兮。起視月之精光。觀眾星之行列兮。畢昂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潛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馳定竿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

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僰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尙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龔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浮出汜濫溢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瞻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溥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

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累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罄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梓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逃不閉，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翔乎慶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司馬長卿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威蕤，壇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繼韶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

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惟見可觀也。書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

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伯父靈先生云：成卽成王也。下云：臨梁父，登泰山，即管子所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而后陵遲衰

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

遵也。湛恩庇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禋祿，而崇冠

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謂按此處文則狹小成王而夸漢竇則謂古聖謹慎之道，易遵易繼今舍之而

更爲浩侈則難以逾繼古聖所未爲而今欲過之可乎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曼羨

芻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爾

陘游原迴，闊泳沫首，惡鬱沒閤，昧昭晰，昆蟲闔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

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

神接靈囿，賓於閭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

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慝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

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誨，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

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益。伯父靈先生云：師古曰：蓋發語辭子謂當如考

工記輸人爲蓋之益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

之儀羣臣惡焉或謂且天爲質

伯父費鴻先生云周頌匪且有且毛傳云且此也

闡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

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竝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兪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董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濡之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

之情允洽。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
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伯父靈塢先生云：封禪文相如創為之體，兼賦頌其設意，措辭皆翔躡虛無，非如揚班之徒，誕妄賈諛為虛實之文也。通體結構若無畔岸，如雲興水溢，一片

渾茫駁遯之氣，觀揚班之作而後知相如文句欲活。

古文辭類纂六十七

辭賦類七

古文辭類纂六十八

揚子雲甘泉賦。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陰后土，曰：「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曰：「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亂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魘而扶獠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鑠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搏搏，其相膠轕兮，姦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僂參差魚頡而鳥旃，翕赫習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乃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螭略蕤綬，灑序縻纏，帥爾陰閉，雪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旃旒，邈之旖旎也，流星旌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凌高衍之崿嶮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狃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轅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慄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攢并闔與芟荑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駁

賦兮深溝嵌巖而爲谷，逶迤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巖石關迤靡乎延屬，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喙而成觀，仰橋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弘恂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據軫軒而周流兮，忽塊圯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磷璫，金人伉伉其承鐘虞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爚兮，垂景炎之忻忻，配帝居之懸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岬其獨出兮，檄北極之嶸嶸，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枼振，雷鬱律於巖窾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蟻蠓而撒天，左欖槍而右立冥兮，前燁闕而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閭闔闐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峻嶂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琤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亡國字減肅平臨淵迴森肆其碣駭兮，拔桂椒而鬱移，楊香芬菲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咲臍以棍批兮，聲駢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帷弼張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夔之調琴，般倕棄其剗劂兮，王爾投其鈎繩，雖方征僑與偃佺兮，猶仿佛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琤

題玉英。蝸蝻蟻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述
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薛荔而爲
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喻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眾車於東阡兮。
肆玉軼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迴。風澹澹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
梁弱水之淵澗兮。躡不周之透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亡
所眺其清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
柴宗祈。燎薰皇天。招搖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昆上。配黎四施。東爨滄海。西耀流沙。
北橫幽都。南煬丹厓。玄瓊觶膠。秬鬯泔淡。肝蠻豐融。懿懿芬芳。炎感黃龍兮。燁訛碩麟。
選巫咸兮。叫帝閭。開天庭兮。延羣神。儼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
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閭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磔。
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園丘。隆隱天兮。登降
列施。單捲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嶺嶢嶢。洞無厓兮。上天之綽。杳旭卉兮。聖皇穆
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迟迟兮。輝光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
長無極兮。

揚子雲河東賦。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溲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目思唐虞之風雄目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目勸其辭曰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目勒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張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駮雷輜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颺拂神騰鬼越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敷簸巨跳巒涌涓躍涇秦神下讐跣魂負沴河靈嬰踢爪華蹈襄顏監云爪古掌字爾按說文爪亦

林注此賦云掌據之是即持扎之義不得謂即掌字也水經河水下鄆注引掌華蹈襄蓋以音近而相承遂臻陰宮穆穆肅

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敘網緼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
亭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蓄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目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靈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滅南巢之坎坷兮易幽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嶠雲霧霧而來迎兮澤滲漑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

曰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序歸來，目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曰羣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曰攄頌，隄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上林之末有遊

乎六藝之圃及翊翊書圃之語此文法之備行遊為喻言以天道為車馬以六經為容行乎帝王之途何必巡歷山川以為觀覽乎

揚子雲羽獵賦

羽獵漢書注家不甚詳惟晉語卻虎被羽先升章昭注云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旄矣爾雅負旄蓋漢以後制恐古人無此章說非也大司馬職鄭注號名者稱識所以相別在軍象其制為之被之以備死事東京賦辭綜注揮為肩上絳幟如燕尾者也注在肩上故曰負韓詩外傳子路曰白羽如月赤羽如朱然則羽者徽幟耳以其似羽非真鳥羽也賦內羽騎營營分殊事則其取相別識之義明矣

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尙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籟所營，尙泰奢麗，誇詡非堯舜

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其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平侔嘗貴，正與天平，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藪，楚巖未足以爲參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陟三皇之登閔，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其俯，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豐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爾迺虎落三峻，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沉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罽，張竟壑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纒，屬之乎昆侖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橈槍爲闔，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必路，徽車輕武，鴻桐捷獵，殷軫軫，被陵緣坂，窮壘極遠者，相與迓序，高原之上，羽騎營營，眎分殊事，續

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鼉始出乎玄宮。撞鴻

鍾。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旒。霹靂列缺。吐

火。施鞭萃從。沈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照按將獵時先已合關天子至乃復開關入之然後縱獵飛廉雲師。吸噴瀟率。鱗

羅布列。攢以龍翰。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

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從橫膠輻。焱拉雷厲。驥駘駘。淘淘旭旭。天

動地。吸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者奔欲。拖蒼

豨。跋犀聲。蹶浮塵。斯巨狴。搏玄猿。騰空虛。距連卷。踔天嶠。娛澗閒。莫莫紛紛。山谷為之

風。焱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龍。麟輕飛。履般首。帶修蛇。鉤

赤豹。擗象犀。蹠巒阮。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閭闔。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木仆山還。漫若

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首。鹽塢先生云易列其禽列即擊字羿氏控弦。皇車幽

輻。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楚部。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壁

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

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竊鳴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

雌雄。沈沈溶溶。遙喙乎絃中。三軍茫然。窮尤闕與。宣觀夫剽禽之緹。隄犀兕之抵觸。熊

羆之挈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蹶竦訾恠。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

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日盡，西暢亡厓。隨珠和氏，焯燦其陂。玉石替崙，眩耀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玉睢關關，鴻雁嚶嚶。羣娛乎其中，嘒嘒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盛。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獮獠，據龍鼉，扶靈螭，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蠻習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廬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竝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太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爵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不彫。忝民乎農桑，勸之以弗忘。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勛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

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揚子雲長楊賦

有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馭漢中張羅網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狄獲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法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椽截薛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踣陸錫戎獲胡搃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屨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寔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糜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

天關橫鉅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磨城，漸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鞮登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誑，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做，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汾沔沸渭，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蠡軼，疾如奔星，擊如雷霆，碎輶輻，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驅橐駝，燒焮蠡，分芻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厮係累老弱，吮鋌癩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頌，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尙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躑足抗手，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示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

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軌，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馱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眾庶，盛狝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此篇

做難蜀父老

揚子雲解嘲

客謂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儉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

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鎖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皐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閒而封侯

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
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
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
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
災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孥
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
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鷓臯而笑
鳳皇。執蠓蜒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遭與跗扁鵲。
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
拉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
山東之匹夫也。鎮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
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
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
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
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

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砥隕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貴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伯父遺塢先生云雄偉瑰麗後人於此不能復加恢奇矣 爾按此文前半以取爵位富貴爲說後半以有所建立於世成名爲說故范蔡蕭曹留侯前後再言之而義別非重複也末數句言人之取名有建功於世者有高隱者又有以放誕之行使人驚異者司馬長卿東方朔亦所以致名也今進不能建功退不能高隱又不肯失於放誕之行是不能與數子者並惟著書以成名耳 響若砥隕者以狀其聲名之盛文遠及說文引之並作響漢書作響古字通也說文巴蜀名山岸脅之旁著欲落响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而卓郎又有砥曰秦謂陵阪曰砥然則此字作氏音承旨切或作砥音丁禮切皆本說文義皆可通

揚子雲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眾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閱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賣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閱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虛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撒膠葛騰九閼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

嶮嶮則不能浮滃雲而散歆烝。是曰宓犧氏之作易也。縣絡天地，經曰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曰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曰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夔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竇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揚子雲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媯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旣離虜皇波。因江潭而漑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目其洪恣兮，暗纍目其續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櫬槍目爲綦。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籛資媿娃之珍鬕兮，嚮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鴛鵝之能捷。騁驕驪目曲躑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蝮豸擬而不敢下。靈修

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篋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眾媢之嫉妬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啓吾纍之眾芬兮。颺燿燿之芳芴。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賴而喪榮。橫江湖曰南淮兮。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序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曰。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稭曰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臯。纍既代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鷓鴣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棄彼慮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揮雄鳩曰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曰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曰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餽歎兮。絜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懷信鳴咽望溪宗伯所論最得子雲用意深處

古文辭類纂六十八

辭賦類八

古文辭類纂六十九

班孟堅兩都賦并序

伯父黨鳩先生云凡所舉典於建國之規皆得。其要瞻而不穢詳而有體卽班氏之史材也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

按漢武帝前本有中大夫此是在省中官也中大大夫必中大夫之巨者故稱大也中大大夫武帝後改爲光祿大夫其秩比二千石則董生爲大中大夫時其秩或中二千石或比二千石也其後大中大夫蓋不復內侍但屬光祿勳其秩僅千石反小於光祿大夫矣此必昭宣以後之制百官表未詳言其升降但云秩千石則非公卿大臣而賈生自大中大夫爲長沙傅亦何爲降黜乎此實非舊制据孟堅此序足知表之漏闕矣又仲舒傳但云爲中大夫不云爲大中大夫亦是漏也

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閒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缺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瞻顧而盛稱長安舊

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

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

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

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眾流之隈汧

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

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

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睠秦嶺瞰北阜挾豐

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

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

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闔城溢郭旁流百塵紅

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旣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

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驚乎其中若乃觀

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

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榦弱枝

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嶷，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棗。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做大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芬橈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璜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爛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闔房周通，門闕洞開。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啟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靈。莖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鸞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裏以藻繡。

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壁。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

在焉。於是玄墀卸砌。玉階彤庭。碾碾綵繖。琳璫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纒。綺組

續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

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周時天子諸侯朝皆在廷不在堂。惟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室九卿朝焉。此通言治事之所。曰朝耳。漢時議事亦在廷中。與古同。異於古者。皆坐而非立也。其朝堂蓋本為大臣所次。止

略如古之九室。前漢書內不見朝堂事。如霍光傳。議立帝。固在廷也。至後漢則陳球議。實太后事。袁安識北單于事。並在朝堂矣。而熹平四年議。歷則又在司徒府廷中。似議人少。則在堂人多。則在廷耶。以東京之事。推之西都。或亦然耶。此朝堂蓋亦南向。在殿廷外。偏

東故西京賦云。朝堂承東。非如後世朝房之制也。而蕭曹魏。那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

班云。左右廷中者。自指百僚位言之。非朝堂有左右。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蕭按此用王襄令王慶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事。善注引孔叢子功善者其樂和非也。作。畫。之。

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

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殫

見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鈞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

廉孝。蕭按此二句乃賦。郎署儒林傳以博士弟子甲科為郎中。故云。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科也。其廉孝一途。則若王吉京房俱以孝廉為郎。是也。郎選略盡於此二句。虎賁贊衣。贊衣即綴衣。古稱也。其在漢則少府侍中之職。闡尹

闡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周廬千列。卒衛也。徹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

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燈道。而超西墉。提建章而運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

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嶠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

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馭娑洞杵。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

激

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芬檜。雖輕迅與僿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日眩轉而意迷。捨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旣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傍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窳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嵒，瀉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嶮岬。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盞之混濁。鮮顯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烏。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罟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轡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鄴鄙。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爍爍，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伏飛，列刃鑽鏃。要跌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颺颺紛紛。增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後狄，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僿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

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罷，超洞壑，越峻崖，蹶斬巖，巨石墮，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
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樹，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
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魚騰酒
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
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
猗，若摘錦布繡，燭耀乎其陂，玄鶴白鷺，黃鵠鷓鴣，鷓鴣鳴，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
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輦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
微風，澹淡浮，權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營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
比目，撫鴻罫，御增繳，方舟竝驚，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
嶼，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
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懽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
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爾按王嘉傳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商循族世之所
嚮，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
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

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賄。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邪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民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旣該。而帝王之道。

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

三雍字見後漢書趙熹傳

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

揚世廟，正子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

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

總八方而爲之極，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

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若乃順

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騶，嘉車攻，采吉

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琴麗，龢鑾玲瓏，天宮景

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

鋌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欲野歎山，日月爲之奪明，邱

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

三驅，輜車霆激，驍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睨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未

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

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

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西盪河源，東澹海澗，北動幽崖，南耀

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警水慄，奔走而來

賓遂綬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綬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鉤，管弦擘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聞奏，德廣所及。僭佞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煜，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紵，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嶷，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

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寶鬢然失容逡巡降階惓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綦綦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

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傅武仲舞賦。

楚襄王旣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其如鄭何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弛張之度聖哲所施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閒夜兮明月爛以施光朱火曄其延起兮耀華屋而燿洞房黼帳祛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旣醉其樂康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簡情跳踎般紛拏兮淵塞沈蕩改恆常兮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嫵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皪而炤耀兮華袿飛髻而雜織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揚亢音高歌爲樂之方歌曰攄予意以弘觀兮繹精靈之所束弛緊急之弦張兮慢末事之委曲舒恢良之廣度兮闕細體之苛縛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啟

秦貞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贊舞操奏均曲。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其少進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搗合并。鵙鷦燕居，拉搯鵠驚。綽約閒靡，機迅體輕。姿絕倫之妙態，懷慙素之潔清。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噴息激昂。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觀者增歎，諸工莫當。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眇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摘齊行列，經營切儼。彷彿神動，迴翔竦峙。擊不致策，蹈不頓趾。翼爾悠往，聞復輟已。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累跪，跼蹐摩跌。紆形赴遠，漙似摧折。纖縠飛紛，焱若絕超。逾鳥集，縱弛殛。蛟蛇娉嫋，雲轉飄颻。體如游龍，袖如素蜺。睽眦而拜，曲度究畢。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擾躩就駕，僕夫正策。車騎竝狎，寵從逼迫。良駿逸足，踰捍凌越。龍驤橫舉，揚鏢飛沫。馬材不同，各相傾奪。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蹶地遠羣，聞跳獨絕。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爲逐末。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鶩驟相及。駱漠而歸，雲散城邑。天王燕胥，樂而不溢。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

辭賦類九

古文辭類纂七十

張平子二京賦。

有憑虛公子者。心參體忼。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尠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強。周卽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恆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與請爲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浹。秦里其朔。實爲咸陽。左有峭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鼉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閼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嵬。隱麟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欲灑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有九嶷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爲地之奧區。神臯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竝爲疆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於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啟其心。人基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

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粉榆。天命不滔。疇敢以逾。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郭。取殊裁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業。巨雄虹之長梁。結芬檠以相接。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譁嘩。雕楹玉碣。繡栢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櫺。右平左城。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砌厓隙。岵岵鱗岫。巒巒嶮嶮。嶮嶮巖巖。巖巖夷塗。修路陵險。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虜趨趨。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唼喋。罔識所則。君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警眾星之環極。叛赫戲以輝煌。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夏耽耽。鼎按路寢謂長樂宮正殿其殿名大夏董卓傳注引

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閑。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常侍與謁者皆

三輔舊事云漢置銅人長樂宮大殿前

士八息夫躬傳有中常侍宋弘董賢傳有中常侍王閎薛綜注謂閎官誤矣閎官中常侍後漢之制耳謁者後漢選孝廉為之前漢無定制其寺人之謁者若高后紀中謁者張釋卿是也然潘梁系名中謁者則士人為常侍謁者並可加中字顏監謂加中字為闕亦

非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

之署。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鍛懸殿。用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

增成合驪。蘭林披香。鳳凰鴛鴦。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織

縵。裊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為燭。金卮玉階。

彤庭輝輝珊瑚琳碧瑤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瑰異日新殫所未見以上賦城內宮殿以下賦城外離宮獨舉甘泉建章者以帝常居此也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

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視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帶竟以高居通天諺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隋其若削翔鸞仰而不逮况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頰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園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鸞翥於瑩標咸遡風而欲翔闔闔之內別風嶢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岩岩神明崛其特起并幹壘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躋望北辰而高興消霧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激瞰宛虹之長鬢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覩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趨孰能超而究升馭娑駘盪燾昇桔桀杵詣承光睽眾摩豁增桴重芬鏗鏗列列反字業業飛檐轍轍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實開高闈旗不脫局結駟方斬櫟輻輕驚容於一屏長廊廣廡

連閣雲蔓開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闔轉相逾延望穹窿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既
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塏道邈倚以正東似閩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
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濶顧臨太液滄池潑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昉昉學以弘
敞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巖下嶄巖以岳巖
長風激於別隄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海若遊於玄渚鯨魚失
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
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
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以下城市風俗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

二街衢相經塵里端直豐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功期不陲侈木衣綈錦
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綺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闐帶闐旗亭五
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環貨方至烏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
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
美奢乎許史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
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
原陽陵之朱趨悍虓豁如虎如貓睚眦薑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汗而公

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

所惡成創痍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榻隱隱展展冠帶交錯

方輟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以下補敘諸百四十五右極盤屋并卷鄴鄴左暨

河華遂至號土善注石扶風有號縣非是此當引地志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

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縣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眾鳥翩翻

羣獸駘散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於何不有木則樅

栝椶柟梓棫梗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夔薊楠爽楠慘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

葳莎菅蒯薇蕨荔芄王芻菡臺戎葵懷羊萃尊蓬茸彌阜被岡篠蕩敷衍編町成篁山

谷原隰決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趾周以金隄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

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鼉鼉巨鼉鱣鯉

鯁鯢鮪鮓鱉鯨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鸚鵡鴝鴒鷺鷥鴻鸚上春候來季

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駢訶眾形殊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

以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拏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

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

有垠鐫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置百里迄杜蹊塞麇鹿麇麇駢田

偃仄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

薛注弁馬冠也彌披馬冠自名鈹耳左傳子玉自為璿弁玉纓賦正用此言服皮弁以徹耳豈馬冠

乎遺光儵爚建玄七樹招搖

何義門改七為玄云史記杓頭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杓杓云外遠北斗也一名玄戈然玄七又見馬融廣成頌似非誤

棲鳴鳶曳雲梢

弧旌枉矢虹旃蜺旌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造載獫狁獯匪

惟玩好迺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

禁禦不若以知神彘魑魅魍魎莫能逢旃謂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

整行伍燎京薪馘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迺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韜睚眦拔扈光炎

燭天庭囂聲振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阨堵百禽悽遠駭瞿奔觸喪精亡魂失

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瀟箭流鏑擗掣矢不虛舍鏃不苟躍當足見蹶值輪

被轆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豈羅之所縉結竿彘之所搥贊又族之所攬摘徒搏之

所撞搯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獮其什七八若夫遊鷗高翬絕阮踰斥鷃兔聯猿陵轡超

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駮擊於溝下

韓盧噬於綵末及其猛毅鬣鬣隅目高睨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

儔朱鬣鬣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踞盤桓鼻赤象圈巨狴獠狒狒批獠狻措枳落突

棘藩梗林爲之靡拉樸叢爲之摧殘輕銳僇狡趨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嘯獵昆

駮杪木末攫獬獬超殊榛掃飛颺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

皇樂北風之同車盤于遊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
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爵數課眾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三軍六
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饗升觴舉燧既酌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魚夥清
酤敎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迴旆右移以下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
昆明之池登豫章簡贈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磻不特絳往必加雙於是命
舟牧爲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棹女縱權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
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蜩蝻憚蛟蛇然後釣魴鱧纏鯢鮪撿紫貝搏蒼龜益水豹鬪潛
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擿溲解搜川瀆布九罭設罍麗揀鯤鮪殄水族菜藕拔蜃蛤剝
逞欲畋斂效獲麕麋摻蓼泮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獲胎拾卵蚺蜥盡取取
樂今日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阬以下陳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
之玩好紛瑰麗以多靡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撞衝狹鷲濯
宵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峩峩罔鬱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
會仙倡戲豹舞熊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蛟蛇淇涯立而指麾
被毛羽之穢穢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復陸重閣轉石成雷霹礚激
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爲曼延神山崔巍歛從背見熊虎升而挈攫援狻

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爵。踐踐白象。行孕垂鼻。麟困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蠃。蠃舍
 利。颶颶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儻忽。易貌分形。吞刀
 吐火。雲霧杳冥。晝地成川。流涓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
 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旃。偃僮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結管殞絕。而復聯
 百馬同轡。騁足竝馳。撞末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於是眾變盡
 心。醒醉以下燕遊聲色盤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聖。藏絃便旋。閭閻周觀
 郊遂。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貴。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嫵婉。促中堂之陜
 坐。羽觴行而無算。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贏形。
 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卻轉。增嬋娟以毗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黑振朱屣。
 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纏要紹修態。麗服颺菁。昭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
 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
 欲窮歡。極娛鑿戒。唐詩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好賢既公。而又侯
 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閔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
 勞永逸。無為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期。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
 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馨烈

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此何異於
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
帝皇掩四海而爲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
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與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安處
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閒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
也苟有曾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惺繆公於
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
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竝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
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乃構阿房起甘泉結
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雉氏之
芟草旣蘊崇之又行火焉悻悻黔首豈徒踴高天踏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毆以
就役惟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
朱旗而建大號而所推必亡所存必固埽項軍於垓下繼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
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
尙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秦而弗康且高旣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

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啟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
來享咸用紀宗存主

西漢本以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及光武建武十九年又尊宣帝曰中宗故並曰紀宗存主

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彌

光今舍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祗吾子
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
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蓋亦觀東京之事以自寤乎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
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
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
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沂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
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轅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
流鐔以大岨溫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鼈三趾慮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
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襄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
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圯巨猾閒豐
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
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其工是除欂櫨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
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旣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

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

崇德殿在南宮見蔡邕傳注光武時本有故曰新德陽殿在北宮見靈紀明帝始立故曰作南北宮相距三里薛綜注乃云崇德宮在東德陽宮在西相去五

十步殆是誤也

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

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續漢志濯龍園名近北宮善注謂池名按池固名濯龍然賦乃指謂園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

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螭永安離宮續漢志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園觀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冽清鶻

鷗秋棲鶻鶻春鳴鳴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雲臺蘇驩安福諺門曲榭邪阻城

洳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勅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

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洪池後漢書紀傳作鴻池清蘩以下皆洛陽城外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茨獻

鼈鱉與龜魚供蝸蠓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

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經始勿

亟成之不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教

頒常三宮皆在平城門外平城門洛陽南門也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

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禋祈禱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

僚師師于斯宵泊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觀乎殿下者益數萬以

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鍛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

三朝庭燎晷晷，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軒轅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竊按天子下輦於東廂前者乃謁陵禮若朝則叔孫通傳固云輦出房也此廂字必房字之誤而薛李注皆未辯之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

干將，負斧戾，次席紛純，左右玉几，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

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

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幾，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青人，或不得其

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竊意作甯靜以怠皇則於韵協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

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饗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芳，君臣歡康，具醉熏熏，千品萬

官已事而竣，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

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邱園之耿絜，旅束帛之芟芟，上下通情，式宴且

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

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紘紘，紘紘，玉笄棊會，火龍黼黻，藻粹肇

厲，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焱以容裔，六玄蚪之奕奕，齊騰

驥而沛艾，龍駟華轡，金鏡鏤錫，方鈇。方鈇薛注語不分明劉昭注與服志引蔡邕獨斷云鐵廣數寸在馬鬣後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又許慎說文云乘輿馬頭上防鈇插以翟尾鐵關

象角所以防網羅鈇去之竊按蔡許一說合其制乃明而獨斷馬鬣後之後字蓋前字或上字之誤所云翟尾蓋以鐵為其形耳賦內方字宜讀作防左纛，鉤膺，玉璫，鑿聲，噦噦，和鈴，鈇鈇，重

輪，貳轄，疏轂，飛輪，羽蓋，葳蕤，葩瑤，曲莖，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迺，夏農輿

輅木屬車九九乘軒竝轂璚駟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精
旆雲罕九旒闕戟轆輶髯髦被繡虎夫戴鷩駘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
後陳奏嚴鼓之嘈囂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
隱隱鞞鞞殿未出乎城闕旆已迴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爾乃孤竹之
管雲和之瑟雷鼓叢叢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標燎之
炎煬致高煙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
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
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物性辯省設其福衡毛魚豚
胎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
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鑿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
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載
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虞宮懸金鏞鼓路鼓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
相儀后夔坐而爲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匪司旌弁夾旣設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
駕輦於東階以須說文輦連車也
曰御車抵堂爲輦消啟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
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闕騶

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殷，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驚，日月會於龍魏，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鑿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惟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既估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于上林，結徒爲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鸞鶴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迹，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罟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呂，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瑱瑱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爾乃卒歲大雩，毆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茆，侁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礮雨散，剛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獠狂，斬蛟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魘於罔像，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懼，況魃或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

趨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同衡
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
懷古俟閭風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既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
豐年之多稔嘉田峻之匪懈行致賚于九扈左瞰陽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
世而大摹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園林氏之騶虞擾澤馬
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洎
幽荒北變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故論
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
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尙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
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瑇瑁不族所貴
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于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
其禕而益莫焚爲難蒔也故曠世而不覲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
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烈光燭
狹三王之趨起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罄值
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爲竇言其梗槩如此若乃流遯忘反放心不覺樂

而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况纂帝業而

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

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夫君人者甞續塞耳車中

不內顧珮以制容鑿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卻走馬以糞車何惜腰裏與飛兔方

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

槎枿敗不虞胎草木蕃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其雍

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懷貞節此應首純懿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

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謫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

苟好勦民以媮樂此應首爽德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

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况初制於甚泰

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頽牆填壟亂以收置解

采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多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

朝顛覆而莫持爾按西朝顛覆指王莽篡私之事薛注失之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

入咸池不齊度於鼃咬而眾聽或疑能不惑者其惟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

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醒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

爲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迺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尙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鼎按西京雄麗欲掩孟堅東京則氣不足舉其辭不若東都之簡當惟末章諷戒擊切處爲勝

張平子思立賦。

仰先哲之立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兮緜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搏搏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繡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蘼美裝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旣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選虞兮嘉傳說之生殷尙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熒熒兮子不羣而介立感鸞鷲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而何傷兮患眾僞之冒真且獲譖于羣弟兮啟金滕而後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增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爲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執彫虎而試象兮跼焦原而跟趾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旣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員方寶蕭艾於重

筭兮謂蕙萐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繫驥裏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辨貞亮以爲鞶兮。雜伎藝以爲珩，昭綵藻與瑇瑁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鴟鳩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爲霜，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仇，咨姤媁之難竝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畱則蔽而不彰，心猶豫而狐疑兮。卽岐吐而臚情，文君爲我端著兮。利飛遜以保名，歷眾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益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鵬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旣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且余沐於清源兮。以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翮鳥舉而魚躍兮。將走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邱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畱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羣神之執

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以平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續處彼

湘濱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愁鬱鬱以慕

遠兮越邛州而遊遨躋日中於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燦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

瀉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悒其難聊顛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以平顧金天而歎

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纏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撫若華而躊

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

兮從蓐收而遂徂歘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

以平兮其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

兮悵徜徉而延佇恓河林之萋萋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穆天道其焉如

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遠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

雖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啣寶

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尉厖眉而郎潛兮逮

三葉而遭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仄而靡所穆屆

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祛而忌伯兮闡謁賊而寧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

惑而能剖羸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慎竈顯

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梁叟患夫黎邱兮丁厥子而劓刃親所睨而弗識兮矧幽冥
之可信毋縣攀以淖已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湯蠲體以
禱祈兮蒙厖禡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榮惑次於他辰魏顛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
斃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旣凋而已育有無言而不
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慄慄而無
儔逼區中之隘陋兮以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互而不流寒風淒其永
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
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歛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倂顛頊而宅幽庸織路於四裔
兮斯與彼其何廖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縶乎不周以迅森瀟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
禁越谿壩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砾砾經重厝乎寂寞兮慙墳羊之深潛追荒忽於地底
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閭野兮不識蹊之所由以速燭龍令執炬兮迴鍾山而中
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愁其旣歡
兮又謂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嫵眼而蛾眉
舒諛媮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珉與琛縞兮
申厥好以玄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竝詠詩而清歌歌

曰天地烟燼百岫含葩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
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紫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
巨螭龍之飛梁登闔風之層城兮構不死而爲牀屑瓊藥以爲糒兮斟白水以爲漿抔
巫咸以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既垂穎而顧本兮亦
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慮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豐隆
軒其震霆兮以列缺曄其照夜雲師黜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轆瑁輿而樹葩兮擾
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劔揭以低昂冠岳
岳其映益兮佩綸纒以輝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氛旄浴以天旋兮蜺旌
飄以飛揚撫輪軹而還睨兮心勺灑其若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瑊
以撻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澳沁
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颺颺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蠓蠓而上征紛翼翼以
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閭使闢扉兮覲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
彤彤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
餘音兮太客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
闐闐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拔

刺兮射罽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剡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通皇偃蹇天矯婉以連卷兮雜沓叢頓颯以方驤鹹汨颯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湯凌驚雷之硠礚兮弄狂電之淫裔踰麗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頰眊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鞞而徘徊雖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閭闔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馳虛無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續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眩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奐以燦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罍兮歐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崙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譽兮懼余身之未敕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默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畱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峙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竭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